

换羽重生

■李根萍 曾涛 黄远辉

新时代之歌

春风春雨花经眼，江北江南水拍天。江南草长莺飞时节，第72集团军某合成旅第一届军事体育运动会隆重拉开了序幕。眺望比武场上小老虎般嗷嗷直叫、奋勇争先的官兵，旅长丁炜的心情犹如时下的天气，明媚舒畅，轻松坦然。

战鼓声声，使命催征。一年前“脖子以下”改革推进的关键时期，旅奉命整编重组：整合5家单位，扩编两千余人，承接多类装备，组建新型战力，探索合成模式。新编制带来新气象，新变化也带来了新问题。调整中，大部分官兵需要换岗，挑战新专业。告别昨天，一切需从零开始，再次成为“新兵蛋子”。

全旅范围高达百分之三十六的转岗率，给战斗力建设带来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转岗让官兵离开了他们曾经熟悉的领域，告别了曾经亲密无间的装备，几多泪水，几多不舍。那些日子里，丁旅长的心整天都是悬着的。这一年，转岗官兵没有牢骚抱怨，一门心思铆在新岗位上，克服矛盾，战胜困难，给新单位发展起步注入了强劲动力，为战斗力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换岗重生在今朝，十载荣誉已成昨。在运动会参赛的官兵中，有个古铜色皮肤的老兵甚是扎眼，他叫黄兆鹏，这是他入伍11年来第一次代表侦察分队比武竞技。去年今日，他还是某炮兵旅一名经验丰富的加农炮班班长，专业突出，技能过硬。当他接到分流命令，获知自己将要成为特战侦察兵时，深深明白，接下来的军旅生涯将步步艰辛，充满无穷未知和挑战。

隔行如隔山，由炮兵转成侦察兵，在黄兆鹏的眼中，即使是日常的训练内容也显得十分陌生。第一次参加侦察分队的体能训练，他就被高强度的训练折腾得够呛，一个半小时满满当当没有停歇，不少一同转来的老战友甚至都没能完成所有科目。翻轮胎、冲山头、组合两千

米、武装十公里……两个月的咬牙坚持，黄兆鹏终于勉强跟上了连队侦察兵的训练水平，这也让原本就身材“苗条”的他变得更加精瘦。

最舒服的日子永远是昨天。武装泅渡训练在野外水库展开，刚刚完成岸上练习，初步学会简单游泳动作的黄兆鹏，是个十足的“旱鸭子”，对水天生有恐惧，刚一下水，不知是水凉，还是害怕，不一会儿浑身就起了鸡皮疙瘩，且不停打栗。好不容易适应冰凉的水温，松开救生圈，他又开始了“呛水之旅”：紧张惊恐、动作僵硬、不能露头，无法呼吸……军人的辞典里没有退却二字。为了早日掌握游泳要领，黄兆鹏虚心向身边战友请教，在一遍又一遍的尝试下，终于从一开始的10米、20米，逐步达到500米、1000米，向着大纲标准不断靠近。

转岗转出新问题，人人都需从头痛。在困难面前有没有想过放弃呢？“有，真的没有。”黄兆鹏的回答出乎意料。这次改革调整转岗，让黄兆鹏离开了原来的驻地，与广东老家的妻子距离变得更远，家事更是无法照料。去年下半年，妻子买了飞机票，打算带着儿子来苏州看看刚回驻训回来的丈夫。没承想，刚刚坐上飞机，仅有些感冒的孩子竟突然昏厥，在机场的协助下紧急送往医院，经过一番抢救，孩子才脱离危险。身处千里之外军营的黄兆鹏得知这个消息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又无能为力。事后，黄兆鹏很是自责，思想有些波动。然而，军人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之时，则忘其亲；击鼓之时，则忘其身。黄兆鹏深知肩上的使命和任务，在妻子的理解支持下，他很快振作精神，恢复了状态。

对于黄兆鹏这个要强的汉子来说，训练成绩合格绝对不是最终的目标。前不久，上级组织侦察营官兵进行军事技能考核，黄兆鹏付出的辛苦努力终于得到回报，所有科目全部合格，半数以上已经达到优秀。其中一项内容“抓绳上”，12米高的绳子悬空落下，不可手脚并用只能采用双手攀爬，黄兆鹏仅用11秒8便成功触顶，夺得全营第一。

转岗，转岗，换羽重生！这个旅许许多多像黄兆鹏一样的老兵，在转岗的路上，勇敢战胜困难，奋战在打赢路上。

赛场上，“无形猎杀连”的旗帜随风飘扬，官兵们口号嘹亮，士气高昂。去年5月，一支新型作战力量——电子对抗连组建成立，成为旅历史上出现的首支电抗力量。连队兵员的专业有些复杂，他们来自于4个旅7家不同的连队，电抗专业出身的不过10人，全连官兵的转岗率高达85.5%。受任于改编之际，奉命于急难之间，个头不高的樊东华走马上任，成为电子对抗连的首任连长。那段时间，樊东华马不停蹄地研究制订转岗培训的方案。半夜时分，月几西斜，整栋营房就剩下值班岗哨和他的房间还亮着灯，明确思路、任务分工、划分阶段、指定期限……樊东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换岗后连队尽快形成战斗力上，为的就是抓紧这个新组建的连队带上正轨，带出虎气杀气。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方案计划公布后，连队官兵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执行力。面对13个基础科目、6个重难点科目的教学任务，副连长余涛带着4名教学骨干，第一时间着手准备教案；面对从未接触的新专业，上士舒青彪、支海军都把自己定位成“小学生”，坚持每晚加班学理论、练技能；上等兵蔡鲁泽、列兵段长豪凭借原来通信专业打下的抄报功底，展开语词识别强化训练，率先突破220码高速抄报收。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该连80%以上的转岗兵都达到了大纲合格标准，用排长张斌的话来形容：身边战友一个个都迫不及待地“跑步”进入了战位。

閏南八月，骄阳似火，酷热如蒸。一声哨响过后，全副武装的干扰一班班长张文源停下脚步，用食指“刮”过脸颊，细密的汗珠被汇到一起，流入手心洒落一地。

自从接到参加上级组织的电抗专业集训比武后，张文源每天都要带着全班成员完成12组站岗开设的训练，一组流程下来至少45分钟，高温训练让班里每一名成员的迷彩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一天下来，衣服上汗渍都是雪白一片，但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没有一个人想要放弃。走上新岗位，一切从零开始。想要实现华丽转身，需付出双倍的汗水。正是有这种决心和勇气，在最

终的比武中，他们班代表所在旅队成功夺得综合排名第一。

为了进一步提升电子对抗战斗力、提升合成战斗力贡献度，连长樊东华不仅紧抓官兵专业基础训练，还带着专业骨干拓展学习合成部队进攻战斗理论和旅营连三级通信组网特点规律，结合典型作战模式，自主分析作战目标信号特征、研究作战行动战法运用，先后完成《超短波通信综合对抗战法》《电子目标分布规律》等理论成果，并成功在集团军所有同类分队中进行了推广。

运动会闭幕式上，气度不凡的合成一营营长王伟大步跨上领奖台，接过军事体育运动会“优胜单位”的奖杯，微笑着振臂一挥，台下掌声如雷……

新组建的合成营可说是旅整编后的拳头力量，在四个坦克营中竞争两名合成营营长，成功入选的王伟深知责任重大，他从上任的第一天心里就憋着一股劲，一定要在合成营长的岗位上有所建树。此后，王伟可谓是事必躬亲，他白天忙着抓训练，哪个连队组织得不严密，他就上去做工作；中午趁着部队休整，抓紧时间把一些日常工作处理完毕，下午又马不停蹄赶回训练场；好不容易晚上回来有点时间，还得抓一抓自身的学习提高。

新岗位称不称职，炮火硝烟是最好的“试金石”。去年6月，皖东腹地，编制体制改革后的首场合成营进攻演练如期打响。然而战斗一开始，前方问题不断：机动受阻、通信故障、火力中断……中军帐内，王伟手忙脚乱，战机在处理一个个问题的同时悄然失去，败北接踵而至。有相同境遇的不只王伟一个，几个合成营长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复盘会上，营长们开始反思，对合成的理解还是不到位；合成营编制增强，人员装备翻倍，但同时也增设了多名参谋，指挥得以增强，要把多支力量合成到一起，不发挥好他们的作用，光靠营长一个人蹦跶，显然偏离了合成的初衷。

“到处人皆著战袍，旌旗风紧马蹄劳。”随后，几名合成营长自发集合到一起研究应对之策。他们对营部的任务进行系统论证，根据岗位需要与人员专长，明确划分各参谋的职责范围。调整后的指挥机构不再是一盘散沙，运转起来十分顺畅，也让各个合成营长腾出时间来统筹全局，研究战法。去年11月份，该旅率各合成营长及所属参谋展开对合成营新战法的试点探索，并成功梳理出《合成营战斗手册》，制定千分制考评细则，为兄弟单位合成营建设发展提供了学习借鉴。

在前不久的又一场实兵演练中，电波声声，硝烟四起，营长王伟再次坐镇中军帐，筛选处理各参谋汇报来的情报信息，指挥顺畅，忙中有序。随着一条条精准指令的下达，不多久红方顺利攻取高地，赢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也没想到，再见时已阴阳相隔。

4月1日到京。先生家熟悉的客厅变得陌生，成了临时灵堂。师母拉着我的手，泣不成声。沙发上坐满了先生天水老家的人，原来在先生老家新阳镇，人们也自发设了一个灵堂，悼念先生。先生若在天有灵，肯定也会同意的，毕竟他那么热爱故乡。书房的样子没变，先生的床上挂着先生母亲的了一幅绣画。画上一匹马，站在柳树下，轻轻回着头，眼睛清亮有神。想起十三年前，先生对我说：“我的父亲雷轰，字子烈，毕业于北京大学，回天水后创办了当地最早的农业学校。母亲张瑞琪，字玉树，是甘肃省第一位女法官，会弹钢琴，吹洞箫，擅长书法与刺绣。天水有人发现了我母亲的一幅绣画，我要把它找回来。”我陪先生到天水找回这幅绣画，从此，先生就把它一直挂在床头……

从北京回来，去古城古镇，一座得名于北宋名将狄青的古镇。想起十年前，曾陪先生来过这里。看见城隍庙里“你来了，暂且有你”的匾额时，他说：“不得了，当头棒喝。”看到一位先贤临终前的话，他很赞许。那句话是：“我走后，爱我者莫为我悲伤，恨我者莫因我欢喜。”在青城书院，看见阳光照在先生坐过的椅子上，仿佛先生还会来。然而，先生走后，我却一次都没有梦见过他。正好遇到一位藏族朋友，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想起先生对我讲过，他出生前，母亲梦见一位僧人站在家门，所以给他取名雷达，上小学时改名雷达学。可上中学后同学们都只叫他雷达，后来，他索性改名雷达，并以此名行世。那么，先生应该是有佛缘的。我便对这位朋友说了心中所想。他说，梦不到是好事，说明你老师走得心安，无挂碍了。

尘世再无吾师雷达，而一切记忆仍在我心。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我出生在南方一个空军部队的机场大院里。十岁以前随当空军的父母亲辗转迁移到至少三个地方，每个地方无一例外的都是机场。灰白、规则、无比空阔绵长的跑道以及它上面无比空旷湛蓝的天空成为我对色彩和线条最早的认知，这些静止的巨大色块如此清晰明确且稳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都根深蒂固地认为世界就是如此简单的巨大和整齐划一，以至于上初中后我“进了城”，对城市繁复琐碎的街道巷子以及鳞次栉比的房屋完全不能适应。奇怪的是关于声音最早的记忆却不是飞机声，而是鸟鸣——机场驻地到处是高大的白杨和梧桐，我家的门前就有几棵，这些多年生长的高大植物在空旷无限的空间里尽情生长枝繁叶茂，对营房及附属设施起了天然良好的掩蔽作用，直到我小学毕业了，班上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学认为我是住在“一大片树林子里”。

树多，鸟就应该多，但机场庞大机群发出的巨大声响让这些充分自由的精灵不知所措，驻地的上空常常有鸟儿成群路过。童年的一天，傍晚放学回家我看到有许多鸟儿成群地落在我家门口而别人家却没有，这让我很是奇怪。小鸟们三三两两，一蹦一跳地在门前的草地上行走，不时鸣叫，声音细碎欢快姿态优美动人，在鸟鸣啾啾的声音里夕阳像一只巨大的蛋黄圆润地滑下西天。这个美好的景象持续了大约两个月后突然消失了，这一天小鸟们留居我家门前的秘密被揭开——原来是警卫员在门口草地里撒了小米的缘故。发现这一秘密的是我年过六旬的奶奶。

年过六十依然心明眼亮的奶奶从门口的草坪中发现了蛛丝马迹，彼时她正在煮粥，在储藏粮食的半截柜里发现了端倪。半截柜里立着大的白布袋大米以及一小包小米，在七十年代初期供给制的年代，这一小包金色的小米如同细碎的金子一样名贵。我奶奶固执地认为小米粥最养人，是包治百病的。

但是如此珍贵的小米少了。奶奶知道，我们姐弟仨是绝不会接触这只有任何食品可供围观的半截柜。唯一进入厨房的外人就是负责买米面的警卫员小谭。

警卫员是班长小谭，长得小巧而紧凑，十分爱笑，单从外形上怎么看他也不是通常意义上英姿挺拔、目光敏锐的侦察兵，倒更像是没长大的邻家男孩。但他的确身手极好，我见过两个警卫连的小兵为了逗乐想偷偷从后面对他搞突袭，结果，其中一个高个子在刚一挨到小谭身体的刹那间就被他一只单手擒住了胳膊肘儿，轻轻一反扭，高个子矮到了小谭的膝下，小谭的另一只手从另一个方向虎钳子一样卡

鸟鸣飞渡

■张子影

在另一个刚拉开架势冲上来的小兵咽喉处，这快如闪电的一幕快到我根本没有看清过程眼前就呈现出了定格般的结果，平时总是慢悠悠笑嘻嘻的小谭突然间会有这样的反应，令我叹为观止。

“你为什么要在地上撒小米？”奶奶不依不饶地问。她身材挺拔，大手大脚不像是我们家唯一一个端大碗吃饭的人，我从出生起就跟着她，她总是健步如飞，从来不会悄声细语地说话。小谭小小地笑了一下，不好意思的样子。他说：“我想听鸟叫。”

我以为奶奶会像平时一样大声嚷嚷甚至顿足咆哮两声，但是，等了半天，什么都没有。我看到奶奶的两手都垂了下来，片刻，她转身进了屋，再出来的时候，手里端了个小葫芦做的瓢，里面装着半下子碎白米。她撮了一小把碎白米撒到草地上，吹了吹门前石阶上的土，坐下来，说：“小米多名贵啊！”青碧的绿草间有了些许细白的星星点点。奶奶拍了拍身边的石阶，小谭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奶奶，在我老家，这个时候，门前有很多鸟。我妈不叫打。”小谭说。

鸟儿很快来了，一只接一只地落下，在绿草的亮点间细白间走动，欢快地鸣叫，声音细碎美好。我的粗犷的、劳动人民出身的奶奶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听着是舒服，还是乡下好啊！”正是傍晚时分，软蛋黄一样的夕阳一如既往地红艳，一老一小坐在石阶上，有小风轻吹过，门前的梧桐树一串一串的梧桐花落下。

许多年过去了，许多年间，那些鸟鸣飞渡的时刻和时光，成为我写作的宝贵资源。

一切记忆仍在我心

■张晓琴

师。此前，我读过他的著作与文章，十分敬仰。一时见到本人，心中更是激动，便表达了想考取他的博士生之愿，没有想到他表示欢迎。后来我如愿成了先生的学生，实为人生之幸。先生在兰州大学做博士生导师十年，前后指导博士生十余人，这些同学现都在高校工作，有不少成就突出。虽然先生平时大部分时间在北京，但会建议我们读什么书，并让我们把文章写好发他邮箱。他常常一眼看出文章问题所在，但不生气。他会及时回邮件，有时回很长的邮件。有时，我们也会打电话向他请教问题，他从来充满耐心。先生在学业上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我们每每取得一点小小的进步，他会把高兴写在脸上。在他心中，学生不止我们兰大的这些学生，还有更多。我们去北京看望他时，说到某某青年作家的新作写得不错，他就和我们一起探讨，作品为什么好，好在哪儿。最后，他还不忘说一句，某某是我在鲁院的学生呢！说这话时，他欢喜得像个孩子。

先生对故乡一片深情。他每来兰州都想到处走走看看。在市区，他找自己小时候生活和走过的地方。他会问，自由路还在吗？小西湖变了吗？他会讲他的出生成长，他青年时期的刻骨铭心与无奈愧疚。他非常喜欢开着车在西部大地上野跑。你让他休息，他不肯。实在累了，就让人开，但是根本不休息，时时要看路况，还要指挥那开车的人。他每次开过车后都会告诉我们，在兰州的学生，千万不要让你们师母知道！可是他天生要写作，他回到北京就把自己的故乡行写成散文，其中有一篇《凉州曲》，文中写道：“第一次独自驱车300公里，打破了我开车史的记录。”不料想此文被师母看到。从此，他只要求来兰州，师母就藏起他的驾照。他偶尔还会找到，偷偷带上来兰州，继续开车。不过，开的距离越来越短了。

先生有时候很执着。有一次，非要

在深秋去祁连草原，结果遭遇冰雹雷电，当时我开着车，想停不能停，怕被雷电击中，就慢慢地前行。他却出奇地冷静。冰雹之后，草原上很冷。我们缩在车里。他却一个人下车，站在草原上看横跨天际的彩虹。事后说起来，他说，世界还是很美好的。当时的我们只以为先生随口感慨，哪里知道，当时的他已经患出了肺纤维化的病，而且病情不轻。更不知道，这病是要少到高海拔地区去。可他一次次地回故乡，还一次次去比故乡更高的高原。

先生一生为文强悍，为人率真，做事利落，不愿相欠。去年5月，长江文艺出版社邀请先生主编一套百年文学书系。他写信对我说：“我年龄大，精力差，本想推辞，但想到我们师生再做一次愉快合作，也是很有价值的。我有些理想主义。这种事对高校的研究成果和职称升迁意义可能不大，但对文学界、作家与读者还是非常重要的。”先生让我负责诗歌卷。我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但师命如山，就坚持做完。今年春节期间，先生亲自修改定稿。他电话里给我说，咱们百年书系的工作都完成了。

今年3月3日，我到现代文学馆开会，一到北京就给先生打了电话。那时已经下午，他说，你来家里吧，我们聊聊。你现在就来吧，打个车。师母做饭，我们三人一起吃。然后就挂了电话。这实在有点反常。一般，先生都不让我们打车，让我们坐地铁，每次去家里时都会重复一遍地铁的站名和出口。以最快的速度，我到了先生家，没有任何异样。先生说，我的新书《雷达观潮》出了，家里只有两本样书，先送你一本。我说，样书您留着，我在网上下单，书到了再请您签字。他说，你不嫌背着回兰州沉，就带上！我自然欢喜。和师母看他签字，盖章。师母说，你们这些学生一来，他就高兴呢。说着说着，我看先生累了，就起身告辞。怎么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前来八宝山悼唁先生的人都离开了。师母和我们几个人还在等，等着看先生最后一眼。当工作人员捧出先生骨灰的那一刻，大家又一次忍不住流下眼泪。工作人员说，请节哀，千万不要让眼泪掉在骨灰上，这个有讲究的。边说边把骨灰往后移了一点。大家默默地流泪，默默地看着工作人员把先生的骨灰收进了存放处。这是2018年4月4日正午，最后的告别。

先生在北京生活了五十三年。他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也是伴着泪水，不过那泪水是自己的。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讲，1965年8月26日早晨，他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情形。那时他是第二个十二岁的小伙子，身穿蓝制服、土布鞋，面孔黑红。他在绿皮火车上度过了两个晚上，终于抵达北京。当他站在北京火车站的广场上时，只见内心有雷声一阵阵轰鸣，眼圈热辣，他忍了又忍，泪水还是夺眶而出。先生每次到最后都会说，我一遍遍想起那个早晨，一次次想弄清那泪水的原因，却是徒劳啊。

先生走得太突然，文坛的师友们皆不能相信。即便是亲眼看着他离去，我仍然不能相信，感觉是个噩梦。或者，是先生和我开了个玩笑。几天来，不时有一种幻觉，好像先生突然会从书房里出来，笑着和我们说文坛诸事，笑着说我们这些学生的问题和进步。下午，去机场的路上开始下雪。打开天气预报，显示北京暴雪。这几年，我在北京学习的时间不少，只觉得这是我经历的北京最冷的时刻。坐在候机厅，看外面的雪越下越大，有关先生的记忆浮现眼前。

2005年夏天，先生受我的硕士生导师彭金山先生之邀来西北师大讲学，其时在兰州大学做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云霞山光(中国画)

王树忠作

长征

第4209期